

田  
間  
文  
集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九

行略

先考敬修先生鏡水府君行略

府君之歿距今十五年已歿之歲先伯兄鉉爲行狀乞墓志於相國何文端公公志之甚詳會府君已葬未勒石尋遇寇亂烽火併行狀胥失其槩伯兄鉉謝世仲兄錡六十矣恐府君生平之卽湮沒也暇日與叔兄錡口府君遺事屬錡狀之曰子生也晚先世事或不悉幸及吾輩存猶能識其一二以傳諸後過是益荒略不足徵矣不孝鐙用是惴惴然輒據所傳說參以幼時記憶策

之爲行略云

錢係澄之原名

府君諱某字爾卓別號鏡水門人謚曰敬修先生先世自武肅王鏐開國傳文穆王元瓘元瓘傳似納土於宋  
瓘別子曰儼儼孫隱之以大理寺丞守新安因家歙焉  
後四世有孫曰鼎曰鼎遷淳安並以破元光功追封侯  
爵于四人登進士者三曰大椿漳浦丞椿傳艾艾傳烈  
烈以南宋之末遷桐城潯漕里遂爲桐城人烈曾孫有  
曰必壽公者國初以義兵歸附封定遠將軍將軍之次  
子則刑部主事時公公遇難死元配孫宜人有遺腹子  
曰誨公誨子三人其一曰績績公傳鵬鵬公子五人其

一曰如岳公卽府君之曾祖也由府君而上溯武肅王  
繆凡三十四世自岳公以下少有宦達者曾王父雙松  
府君諱元吉王父芹野府君諱巨中皆篤行稱隱君子  
爲王父兄者三曰曉窓公鶴汀公皆老於場屋曰秋軒  
公由國子生爲縣尉至府君始有名當世焉府君雖厄  
一第顧以行誼文學顯家聲由以復大視世之祿祿一  
第者蔑如矣初王父芹野府君艱於嗣伯仲皆早逝府  
君其季也王母童孺人夢天上有十數小兒綿襦繡褓  
隨幢蓋西來一兒宛轉墜於宅東水際急抱之以歸遂  
覺生府君府君生而頤巖伏犀貫腦三四歲時赤腳縛

父口禪戲階下聽王父與客語客去備述客語於王母  
王父異之幼善屬對初入塾秋軒公卽所見試之曰黃  
牛青石牴牾應聲對曰白馬紫金鞍  
里中方伯何公如申兒時號絕穎有試以對者中秋八  
月之中公對曰半夜五更之半或以公對句試府君令  
對應聲曰元年萬曆之元是特神宗初御極府君以隆  
慶丁卯生纔六歲甫句讀也其他對奇者甚多不盡述  
已就塾讀魯論未完卽爲同學兒說孟子大義九歲能  
屬文先是世父仲父皆早歿王父以獨子憐愛尤甚家  
貧市肉食府君已廼蔬食府君察知之遂斷肉不食卽  
強食之須王父對食乃食王父不至終不食也補邑庠  
生名籍甚所游好皆一時名士以詩酒豪人率詫爲狂  
生一日與伯氏茗水公執贄趙樅江顏質卿兩先生講

學稱兩先生高弟子伯氏於府君同堂兄山久友恭人  
不知非一胞也已亥居王父喪哀毀嘔血三年笑不至  
矧喪禮久廢自府君始力行之服闋邑令西蜀劉公時  
俊聘修邑志公暇日移樽與諸生從容攷訂旁及時事  
里韓氏者相傳爲韓維韓絳之後有譜謀先已質光於  
比鄰侯氏上載墳墓田宅強半爲居民世業矣韓氏微  
里中點者欲爲不利於居民代訟諸官鄉大夫立主其  
議於是逮侯氏索譜甚急爭言譜有宋徽宗制序御璽  
存焉坐侯氏隱匿先代法物劉公間以詢諸生諸生咸  
如鄉大夫議府君居末坐獨視屋梁無語公目之曰生

豈有不足乎府君對曰然此異代事也宋氏山河且不  
保何有於其臣子墳墓哉且徽宗亾國之君其璽與文  
何足寶也劉公喟然歎曰嗟乎書生能識大體如此哉  
趨召吏抱韓氏案牘來面銷之一坐大驚於是益奇府  
君公調吳江延入幕課其子昱凡公之治吳諸善政大  
半諮諸府君而行吳江人至今有能言之者昱母早亾  
失愛於後母內外爭構昱不肖未嘗以公子禮之府君  
心知其故加意維持飭僮僕奉之惟謹先是有塾師徐  
先生仁弱每見昱衣破蟻蝨袖歸親爲縫洗持還衣之  
家人齟齬昱徐飲泣不敢發府君至力爭之不避衆怨

人人嚴憚毋敢復齟齬而益督課翌期年昱不變劉公  
大驚具衣冠拜謝之曰微先生吾無此子矣迨公司鍊  
留垣左遷西還遂以昱留屬府君三年學成然後歸昱  
後改名潛辛未成進士父事府君終身焉戊申歲大祲  
學使者變穀數千石賑學宮弟子既散其大半矣邑令  
海鹽徐公從治善府君又以居水鄉將舉所餘穀盡畀  
之令贍其宗族府君辭曰荷公意甚厚但家業儒筆耕  
卽餒猶可授經自給今瀕江小民嗷嗷待斃明公若以  
賜生者人乞三斗是生一人可濟數百人也法在便宜  
行豈此穀定爲學宮有哉徐公大喜歎曰比次第來謁



者皆過自陳乞求滿腹而已何處得公長者言卽日請  
於上以餘穀載之而東沿樅陽灰河百餘里水災之處  
召父老按籍給散之所全活甚衆府君一言之力也明  
年家難起以蜚語構諸二千石禍不測賴徐公力救事  
解丙辰王母童孺人卒府君行年五十矣猶孺子泣出  
其所著舉子業盡焚之泣曰坐此咕嚕半生希得一當  
爲老母在也今絕意矣門人或得詔灰燼中梓曰焚餘  
草今猶存一冊是御史周公宗述手批閱也自是開館  
於叢桂之間聚徒講易里人士爭從之學會蘭首據重  
慶反劉公時倭以問卿贊畫軍務有功總督張我續忌

之用監軍戴君思謫經以通賊上赫然逮問公問道入  
都詣司敗以家屬萬里託府君百餘口皆覆壁匿之緹  
騎至蜀不得公將尾其家東來里中覓有以府君匿罪  
人孥當首府君笑曰罪人非他昔日之父母也父母有  
難而投託子弟拒之是乎留之是乎卽誰無緩急者且  
吾慮之熟矣緹騎來吾自就檻車往寧累里人也其秋  
公頥而癭與府君論星象往來辨難徹夜云樅陽有輔  
仁會館故布衣童定夫先生講學處也劉公謂府君曰  
定夫之學久絕繼主茲席者非子而誰府君敬受命嗣

後二十年講學樅陽每月十三無疾風雨必赴館所乘  
老馬市中兒皆熟識之見馬來輒曰今日是十三講學  
期也從講者日衆府君言明白曉暢旁及委巷俗語以  
冀啓其聽悟又好獎掖少年攻舉業則與談舉業治生  
卽爲言治生隨所趨嚮多方開迪之務歸於道人人意  
豁然以爲道可學也著輔仁會約凡十則自孫磐石者  
市井不識丁每罷講後終日斂襟危坐與人語怡怡似  
有所得言及府君輒涕泣謂之恩師中表童郭石至今  
述府君教卽悲泣不自勝云然府君性固豪亦時時從  
諸生飲放歌不事拘儒局謹其胸中磊落光明與人一

真無偽卽生平無不可告人語以故游其門者無智愚  
皆誠服焉己巳先母龍安人見背初府君好客客至倒  
屣迎凡飲饌之具一無所問母安人咄嗟而辦留客動  
經數月至是泣而曰卽誰爲我治客具乎迺自蓄脯菜  
釀酒素不能飲與客飲或數升不醉兒輩能出酒飲客  
則益喜劇談至夜半酒罷親視客臥具問僕飯馬芻粟  
一一疲處安乃退詰朝起問盟漱冬溫爐以迄客旣去  
始罷蓋府君不論客何如人至下里鄙人有來投謁其  
待之必如此或手作末藝爲人營作畢常去度已暮無  
所之必詔之使返寢食之如所以待客然日暮魚蔬小

販滯不行卽走獻府君府君悉受之間所值幾何償如  
數家素貧旣析產與諸子人纔十畝府君益窘然好客  
豪舉自如喜吟詩自流寇發難轉徙失常往往著詩見  
志丁丑客易落洲有菰蘆遜噫戊寅客舞鸞鄉有鸞里  
春音已卯入白門有年音集吟詩或累日夜燈下小楷  
陟山步履如飛皆以爲百歲之徵也在白門與何文端  
公唱和極歡已借登牛首四望忽泫然謂公曰吾此生  
不復來矣文端亦泣遂別旣返舍意忽忽不樂與門人  
白瑜書問其季弟遺孤辭旨悲切瑜怪之曰吾師其將  
終乎語何悲也趙省府君府君固無恙庚辰春謂不孝

輩曰吾今歲始衰吾自知之殆不食新矣人生七十四  
尚求活耶致書文端公言別且爲詩預祝公壽平生知  
故都有書手筆燦然皆疑曰焉有神明如此遽成長別  
者哉病中爲不孝兄弟說儒釋一理及生死關頭尤爲  
解脫將革前五日曰吾自此不復言矣口授遺誠數則  
遂絕口不語凡偃臥七日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四門  
人私謚曰敬修世以府君爲曠達不知其學在圭敬也  
中丞鄭公二陽領其祠曰君子儒宗不孝輩雖不能窺  
其所得至於生死之際可謂超然者矣府君孝友天性  
王父病侍藥不解帶者半年日調膳夜治寢席凡轉側

便污皆需抱持或口承其唾王父意有可否皆得之於  
未形未聲之先務曲當其意非府君臥不安食不飽也  
及府君病不孝第四兄鎬者府君賴之亦不能去左右  
凡鎬之所以侍府君者亦猶府君之所以侍王父也王  
父性不茹葷誤食之輒腹痛府君終身不忍視葷焉宗  
人中有狀貌彷彿似王父者必厚遇之有蒼頭生時適  
符仲父之歿也年六十未嘗以聲色加嘗稱伯氏芑水  
公爲知己每言及王父則泣言及茗水公亦泣易簪之  
辰猶淚泫泫下也仲子錡曰諸兄府君有義舉皆伯氏  
助成之於族人孤者字之貧者資之無妻者婚之死者

葬之宗祠毀躬行募建孫宜人墳禁爲不肖孫鬻諸異  
姓竭貲贖回每上宜人墳卽伏地泣不能起諸有功於  
祖宗者甚多皆兩人合志也有殷某者少無賴求婚於  
我家伯氏與府君持不可則大恨絳抹額持刀伏草間  
候騎過將甘心焉已望見聯鑣至風範可敬不忍發尾  
之竊聆所言皆有道語因大感悟棄刀拜伏馬首自陳  
初志願改過受教遂下馬定交殷卒爲善士稱莫逆焉  
里中再救冤盜計出活數十人有方生能詩落託不羈  
遣女親迎者在門生走出婦不知所措雪中使告急於  
府君毋論奩具卽飲饌之需一無所出府君多載酒肉



賁錢北往嫁畢女出門生乃自他所歸久之生役府君  
殯焉至於三黨中貧不能嫁娶者與伯氏合力代之嫁  
娶比比府君外豁達內縝密篤於舊誼凡綦履敝不忍  
遺居家所憑坐處終身不移尺寸馬老矣不騎飼之十  
餘年生平一宿地經之低回不能去云爲諸生時應試  
皖上試畢比舍有貴池王君建和寒疾不能起歲盡矣  
邑人及其弟皆舍之行府君獨留視醫藥俟其痊買舟  
送渡江至除夕始歸王公後爲大參每向人稱之府君  
爲人長身廣額音咳如鐘顧盼甚偉望見者皆傾倒焉  
嘗謂人曰吾所以不貴者嫉惡太重又善怒好面斥人

短不能容脫貨於天啓間死逆璫久矣不如今世貴人  
模稜無所藏否爲有大度量也吾不能登上壽亦以是  
乎然府君嫉惡出於至公怒已卽冰釋雖面斥人人有  
諒之者至於稱人之善津津不置口人有隱德必急爲  
表揚或過其地必指曰此某居其人某事足稱卽遇其  
子孫雖微必加意禮之顧其事至細其人自亦不知其  
所以爲善蓋取人以節而觀人於忽也自言入山聞水  
魚聲恍惚悟前世爲僧事游白門最久所至僧數十衆  
從之如叢席然生平讀書好觀大義不屑屑章句小時  
見人讀莊子不可解以夸府君已迺熟讀盡得其解轉

以問其人蒞如也晚年遂於易然不肖著書或勸之曰  
傳之吾子足矣故其說散見於輔仁遺編亦嘗口授錄  
今錄爲見易集晚年再讀宗鏡錄明儒釋同歸於象山  
陽明之學多有發揮自幼攻詩古文辭里有弱其弟者  
爲曲生賦寓譏焉府君不平作醉鄉賦以解嘲爲王父  
行狀讀者至掩卷流涕不能竟讀中年著作頗多尤長  
於尺牘今皆散失五七言詩在白香山陸放翁間隨興  
脫藁卽弃去今存者十之一二仲子錡合諸雜文彙爲  
十卷藏於家府君以隆慶丁卯六月初十日卯時生以  
崇禎庚辰六月初一日未時卒次年辛巳九月十三日

時葬於宅後之來園山與母安人同穴居右亥山已  
向有子五曰秉鉉郡增廩生娶龍氏後府君三年卒曰  
秉鎬郡庠生娶方氏曰秉鐔邑廩生娶朱氏皆以國變  
不就試曰秉鎬娶程氏其季則不孝鐔也娶方氏殉節  
死女一適邑庠生方祈簡諸孫曰篤祐邑庠生娶何氏  
曰燕禧曰廉裕邑庠生皆鉉出曰煦初銑出曰鶴祥鐔  
出曰濠祖曰鴻祺曰爲祿府庠生皆鐔出曰謙祐曰鷹  
禎曰謙福皆鎬出孫女五曾孫濟篤祐出其餘多人皆  
府君歿後始生蓋府君歿十有五年而其季男不孝鐔始  
能爲之狀

先母龍安人行略

安人龍氏外祖從吾公有名諸生間授經里中里中人  
士往往出其門先府君與焉後屢有至公卿者龍氏之  
有文學自公始安人其長女也年十六歸於府君府君  
幼時術士推星命當大得婦貴郡阮翁家勢豪貴於府  
君舅氏行也奇府君許字以女或忌之媒語王父從吾  
公有佳女願得君嗣爲壻王父具以語府君問所欲聘  
府君曰娶婦所以養父母也貴族女恐有虧婦道吾願  
得龍先生女王父喜遂委禽焉後府君事王父母有孝  
聲自謂得安人內助之力居多不孝銓猶及見王母八

十四歲時安人年且五十事之如新婦云安人性儉朴  
不好服飾外祖家素貧嫁時奩中簪珥僅具終身御之  
不求增易亦未嘗遺損焉牀前青布幔是嫁時物迄五  
十年猶新也其約束諸子亦然小時每於歲暮各爲製  
大布衣一襲俟度歲乃得衣叔子鐔竊衣之出鎧縱四  
五歲心歸焉歸求諸母母大怒跪之中庭急追鐔索其  
衣還鐔數日不敢見其訓儉如此爲人簡默持重處妯  
娒能讓始終一日卽有甚口者搆之不聞焉費卒銷或  
有事可喜傍人助安人喜安人顧漠然鎧侍安人蓋從  
未嘗見粲齒笑也遇子頗特慈暇目爲諸婦說先世賢

孝事色極和不若待諸子之莊也用是諸婦亦能以婉  
婉稱治家有法御臧獲各盡其用無冗員無棄物內外  
食指數百許日炊米三斗且不給府君又好客客至呼  
作飯勿問家有無安人曾不厭應之甚暇坐榻門用拄  
杖指揮諸僕婢人人趨事恐後卽百餘人饌頃刻便具  
其館客之法先飼客與馬已飯僕從旣飽迺饋客以爲  
常夜視湯濯足篝燈冬爐炭馬蜀朝沃盥亦次第如之  
惟時童奴多安人平時卽預勅某主某事客至不問多  
寡各執其事井井然未嘗淆也獨有一瘖者皆以殘疾  
棄之安人稔其忠有心計室以婢委之種圃園蔬多至

不可勝食益令藝府樹茗蓄果所得麻終歲績內外皆  
衣焉果熟載入市鬻錢易他雜貨還府君詫異之兼令  
養馬馬益肥使之鱖魚魚長十數倍蓋終安人之世凡  
日用所需大半取給於蹙者安人歿蹙者老廢圃竟荒  
焉府君時與客語甚歡夜歸向安人盛誇客安人不應  
徐曰其人乍見而遽令可喜恐非沈實士也士宜質樸  
耐久乃貴耳或府君意有所怒形於色安人亦不問久  
之察其意色稍平乃謂曰向者怒非謂某耶府君曰然  
安人曰某過客有故徐察之柰何遽怒且某小人耳公  
自視何等而不能一客此輩耶府君爲改容謝憶不孝



鑑兒時坐母膝傍聞此語至於今不忘安人歿府君哭  
曰閨閣之中失我良友也諸子小試利府君亦爲色喜  
安人轉不樂謂人曰吾子器淺令小得意益輕肆不肖  
力學吾以是憂耳安人同產四有兩舅先後歿姨適懷  
寧聶氏不孝鑑小時過聶姨家姨坐我榻前說安人爲  
女時性情服飾姊妹游處嬉戲宛宛如前日事說罷悲  
泣不自勝云安人辛苦幾五十年老於中饋口不知肥  
甘歲時殺羊豕祭祀舉家慰勞之餘安人纔得一嚮而  
罷然自樂此也嫁娶甫畢卽歿歿之日子婦女壻及內  
外孫皆羅侍榻前於安人固無所恨而向所爲阮氏女

嫁隔郡某產漸落有一子而安人佐府君事親結客男  
女婚嫁產如故星家言亦竟驗矣或以安人終年供師  
課子竟不獲少食其報嗚呼非安人志也安人志不在  
富貴所期者不幸輩抗說自保慎始慎終以毋貽其愛  
斯意乃大足耳今不幸銍無狀卒罹黨禍以喪其妻子  
違親甚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安人以戊辰年九月十  
六日 時生以己巳年六月初五日申時卒 年  
月 日 時葬於宅後之來園山子孫娶氏皆詳載  
府君行略中

伯兄玉龍行略

伯兄諱秉鉉字伯玉別號玉龍先府君長子也府君年  
十八生兄是時王父母初得孫故鍾愛之兄年十九補  
郡諸生王父業厭世兄與嫂朝夕王母膝下王母從其  
嗜尚少督誡以故不諳世法及家人生產計因失愛府  
君王母歿府君勅令自爨不給租以重困之兄卽自爨  
泰然不屑意其不治生產如故然屢空矣崇禎己巳母  
安人卒兄弟析產凡田宅奴婢惟所分授不問更或產  
旣爲兄有矣諸弟中有欲得之者卽推予之無少吝惜  
府君以是多之其養府君也每膳則嫂氏屬垣以聽卽  
府君食之甘爲色喜脫不甘則終夕傷皇無以自容蓋

府君晚年始知吾兄嫂有孝友至性也府君以崇禎庚辰卽世兄年五十七猶孺子泣也兄困諸生中三十餘年屢試場屋不得志而長子篤祐以丁丑補邑弟子員兄乃益肆力於帖括卽醴粥不繼聚諸子晝夜呻吟一室以及歿身不輟也會流寇躡吾鄉舉家奔散篤祐陷於賊旣出值歲饑且疫篤祐死兄哭之慟不數日與嫂氏相繼以歿蓋崇禎壬午年也兄負性不羈無邊幅於財賄澹如也好持公義從旁懲惠之則勃然起嘗有族叔爲邑尉所繫兄大罵出之旣出卽竊網吾魚兄甫自罵所回遇之責以義其人卽舍網抱持兄赴水將同死

賴効力救得免詰朝與相見怡然也生平無積怨或有  
怨不論大小面謝之卽解有急且爲效力焉歲饑故人  
來乞食兄必假館饋餐卽糧盡矣不能飯且作糜與之  
對食或皆不飽也其急難好義類如此兄生於萬曆甲  
申年十月二日時卒於崇禎壬午年三月 日

時享年五十有九配龍氏後兄 日卒有子三長篤

祐邑庠生娶何氏先兄卒次燕禧娶方氏次燕裕邑庠  
生娶童氏女二長適方次適朱孫最篤祐出吳易燕禧  
出昂廉裕出越十二年甲午臘月庚申與嫂氏並葬於  
王父母之墓側則以兄嫂侍王父母久魂魄所樂依也

仲兄湘之行略

兄諱秉衡字湘之晚號性莊老人先府君次子也生而  
頎疑有氣性既長所傲自負爲文不能趨時好年三十  
補郡諸生母安人對之大勸曰何物子裕困汝以至卒  
日也兄亦慟願能爲詩幼時府君卽稱其有聲自晚年  
詩益進間似白香山與子屢有倡和生平惡富人見富  
人輒詆以牛見其美田宅珍玩穢之不啻糞土終無健  
羨意至老猶目不識錢兩手不能數錢也人爭愚之兄  
亦自以爲吾愚也已已母安人歿兄弟當析產兄慨然  
謂子曰產不多何析爲彼九世同居者何人耶旣已析

則奴婢田宅悉惟所授不復問府君歿所遺竒簾服御之物三年不忍啓已皆爲烏有矣予之齋寓白門也兄再過白門一與度歲旣遭黨禍跳身匿武水兄復送予妻子女之武水震澤之難予賴妻子請寺中走謁兄又同若士到震澤移旅觀回爲改殮成禮辛卯冬子自嶺外回兄與幼安久謝學宮弟子矣是時伯玉若士先棄世枕被與共者獨兄及幼安吾三人耳甲午幼安歿未幾嫂氏又歿吾兩人皆畢益相戀也先是兄有女適方氏旣寡來歸依於母十年及母歿所恃獨父女晝夜手作菡甘旨以孝養父卽不啻子嫂氏歿而兄之衣絢飲

食未嘗有缺者汝之力也丁酉子復客白門酒醒者三  
年賦麥園念兄也已歸構祠堂於先人墓側與兄分東  
西居屋成兄遍引客觀促潔除居有日矣而兄竟不起  
嗚呼痛哉臨歿時猶諄諄語子弟造龕安府君木主也  
痛哉兄爲人骨鯁尚節義負氣任性少容忍幼安嘗曰  
仲好罵人甚於我願我獨以不謹言招謗又言每出於  
仲反坐我何哉無他仲無機心耳子每慮兄或以放言  
賈禍與四方士接又慮其犯人忌諱且簡略不嫻於周  
旋迺四方士顧人人歎悅兄亦卒無睚眦之者江右彭  
達生一見傾倒曰不意當吾世復見古人也兄嘗告我



曰人生會有死今之諱病怖死死時宛轉不有絕者真  
婦人耳病中與子言言生死晝夜也任之而已但有藥  
可延數年活亦未嘗不佳不可延命矣又曰吾臨絕時  
當作一詩病革時索筆子曰非欲寫詩耶不必多此一  
念委順可也首肯之遂止兄子煦初遠館忽心動急歸  
兄已病矣臨歿命其子啓手啓足示無忝又自拂鬚拭  
目潔齒整巾裾轉側向內臥遂絕兄平生有志學道然  
索處無所聞惟質任自然動由真心無作意故其解脫  
有過於終日講學者兄生萬曆年甲午八月初五日巳  
時卒於辛丑十一月初七日未時享年六十有八配方

氏先兄亭子煦初娶劉氏孫昇娶劉氏女適方生吉二十而寡守節五十餘年邑誌載之兄於兄弟中稟賦最强人皆言似府君府君年七十有四疑兄當過之而竟未及七十而死也

### 三兄幼安行略

兄字幼安諱秉鐔先府君第三子也少英異有穎悟十餘歲能文大爲鄉先達所賞年二十一補邑諸生試輒高等臨學宮兄資質最高每讀書略一涉目卽知其大意所在至落筆爲文凡目所過者輒能役而用之願恃其資果不事帖學嘗與子賄誦博士家言每早起盥嗽

後可記二千餘字飯至皆能成誦然終不肖溫習久之  
亦竟不能記也既稟後人咸以魏科期之兄顧落魄自  
廢若無志進取過考試多不出卽出亦應故事耳府君  
歿既葬會流寇充斥又歲大荒且疫兄攜家避洲渚間  
予在白門兄以亂世不宜樹名譽廣交游自陳本志唯  
求衣食粗足老死鄉里耳兄初與予同起聲諸生間已  
中稱爲二錢一旦名心索然屏舊游不與通人皆怪之  
而予竟以是坐黨禍幾蹈不測而家碎矣南渡變後予  
旣罹慘禍遂亡命奔閩粵兄亦討絕學官稟錄會當貢  
之期兄旣棄去後兄者應越大以貢與兄書稱謝矢圖

報兄笑曰我棄也非讓也學官論次當貢子何謝爲從  
此涸迹田里十年不入城市獨與里中一二同志士日  
往還焉辛卯冬予回自嶺外兄接之大慟知無可望矣  
體素羸又有嗽疾以是益加憂鬱疾日甚至甲午冬竟  
卒傷哉兄性慈愷多熱腸遇人有急難輒傾身營救之  
人或不以爲德鄉里子弟能文者卽稱之不啻口出然  
好抑揚人人亦以是怨之或素有德於人負心卽大恨  
與絕其人來故涕泣謝卽對之涕泣恨良已顧福急不  
能客人過失又不謹於口言輒犯人忌諱予兄弟皆坐  
此病而兄尤甚少豪華跌宕奸聲伎裘馬晚乃務尙儉

朴經理家產交不出邨落間蓋前後截然如兩人矣伯  
兄歿季子廉裕孤穉兄撫之成人讀書能文兄之教也  
臨歿前三日有彈琴僧自詡能棋謂吾門以內無與對  
者兄聞卽力疾起與對連勝兩局至三局不能竟始罷  
其好勝習氣如此易簣之際子爲說金剛經大義甚喜  
勸家人不許燒紙錢言無有鬼物皆妄語耳獨其恩愛  
重亦恐不能大解脫也兄生於萬曆癸卯十月十五日  
卯時卒於甲午十一月 日 時享年五十有二配  
朱氏後兄六年卒子一曰騰祥兄遺命與弟若士同穴  
葬於先府君之墓側子遵兄志卽以卒之次月臘庚申

葬焉越七年辛丑始能爲之狀

四兄若士行略

兄諱秉鐫字若士先府君第四子也兄生時母安人年近四旬且多病以爲絕乳子矣故小字曰完因愛憐之性巧慧多藝能顧就志雜習不甯力學既長有心計善治生又習於世故府君以諸子皆讀家益貧卽令之治生兄勇於興作然好遷改凡所作旣成或不如意旋毀更爲之故雖號能殖財亦善費終無蓄積云府君素好客母安人歿析炊客至諸子或不能治具則兄必代爲之具以將順府君府君乃大喜又歲時聚會鄰里下至

佃僕傭作無不予酒食醉飽皆樂爲其用焉歲丙子府君稱七十避之白下兄方有心疾臥室中迨秋返兄疾亦愈則大怪兄若弟不宜聽親遠出遂謝客不稱觴也因獨置酒張樂大召客爲府君壽府君雖重惜其費然心內慙之庚辰府君寢疾凡一切臥起食餌惟兄是任每膳至兄調以進則食夜治寢寢乃安或兄遠出未卽返鐙與諸兄代爲之皆不當府君意需兄至始食寢如常凡府君意旨所在兄必得諸未形未聲之先諸子不能也府君曰子昔事汝王父亦然今有鎬矣病劇時卽轉側便污皆賴焉自侍疾以及易質衣不解帶者浹月

終無倦容府君既歿吾兄弟唯號泣擗踊耳諸舍親  
禔之事非兄目視手營不獲盡心也錄爲諸生好游所  
有田宅悉付兄經理不問國變後遭黨禍跳匿武水捕  
者跡我不得將不利於兄會左兵下南都不守事迺解  
是時三吳鼎沸予妻方氏偕次子小女死於震澤予倉  
卒收殮寄蕭寺亡命閩山兄聞之與仲兄親到震澤迎  
櫬回爲易棺衾改殮以待子歸及子歸而兄歿矣池上  
古松一株夭矯如龍百餘年物也兄歿之刻松無故倒  
異故兄生於萬曆丙午九月十九日時卒於庚寅五  
月十日時享年四十有六配程氏有子三薰祐娶



方氏鴈禎娶程氏謙福娶王氏女二皆適方氏孫五曰  
某曰某鴈禎出曰某謙福出兄歿之明年而子歸越三  
年甲午以臘庚申葬兄於府君之墓側與兄幼安同穴  
遵幼安遺命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九

田間文集卷第三十

行略

先妻方氏行略

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家世素封祖文學泰峰公吾  
中表伯父行也父孩白諱啓煌少有文譽早歿無子一  
女卽氏也孩白公病時妻母王孺人割股和藥以進不  
效則斷髮毀容以自矢先府君亟稱之已孺人擇壻意  
屬子遂折分聘焉子幼時歲一往省孺人縞衣麻裙服  
既除誓心麻縷約束終不去年三十患痘垂危執子手  
曰好讀書善視吾女遂瞑是時妻纔十餘歲哭母時猶

亟避子也母歿養於外家十五歸於子資性明慧粗讀  
書識字與子同年生見子好學能詩文深相得也吾母  
龍安人尤愛憐之語先府君曰二穉就筆墨不省世務  
我歿後何以治生已已先慈見背妻年十八矣哀毀踰  
常婦方坐蓐值有佛事斥斷葷腥人勸久之乃食遂得  
虛暈之疾後每產必暈絕食頃乃甦初理家獨恃一乳  
媼治饋釜鬻闕然常朝脯笑未生煙門內笑之於是罷  
棄筆硯習操作悉變所御簪珥裾襦之類置器用益講  
鹽豉光薪之事居然有家政焉辛未冬生長子慶祖丁  
丑生次子鴻祺是時子稍有名聲好爲四方之游或終

歲始返喜曰四方男子事也所望子成名後勿忘旌我  
母節耳是時流寇大起盤踞江北瀕江人皆避寇渡江  
栖泊洲渚間寇遠復返方寇之至也子常出游妻每聞  
警先幾而去略無所遺里婦嘗怪之曰是素文弱者何  
敏健乃爾先府君亦語子曰汝出後汝婦磨磨甚恭雖  
風伏狐蘆時未嘗少慢非諸婦比也庚辰先府君棄世  
殯諸家園明年授經白門中夜每念寇在皖六間出沒  
不時烽燧可慮夏月卽辭歸急謀扞葬旣卜與先母同  
穴子兄弟五人拘形家言以時日有礙爲嫌子語妻曰  
必若此則葬無期寧礙我可乎妻然之贊曰堪輿言豈

足漢信哉遂決計葬葬甫畢而寇大至里中在殯者皆  
燬焉則子妻能贊予以完茲大事也其冬子挈家白下  
寓一委巷寡婦人家風雪擁戶薪炭俱盡夫婦相視面  
如死灰次年遷居城北子以賣文備食妻纂征佐之少  
延朝夕是時比歲旱蝗光斗五百妻量光作炊以飯子  
及兩兒子已乃同僕婢嚙糠粃也傷哉猶記壬午秋出  
闕妻迎問曰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子笑曰臣力竭矣  
若更不售卽從此辭塲屋矣因問盎中光餘幾何曰可  
支十日子屈指發塲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  
塲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鄉先生方中丞公聞之

餽米一石始朝炊焉自是子不復事帖括益肆志於詩  
酒山水武塘同宗仲馭罷吏部艱居約與其學於其家  
園春往冬返資其館穀以給白下寄卒甲申四月在武  
水聞都門三月十九日之變急回顧家妻已先挈子女  
返里矣過舊居停言去甚早諸族戚堅留不住謂此地  
將大亂當急歸吾夫早晚來亦勸其速回可耳會南渡  
有君羣小競進皖得阮大鍼方得氣子歎曰禍將作矣  
不可以歸仍買舟東下回武塘未幾大鍼出黨禍起子  
奉旨被逮變姓名亡命妻在異中東西藏徙自謂非計  
慨然曰曷往尋吾夫乎死則同死耳因踪迹至武塘歲

且盡矣維舟相見彼此憔悴幾不可識妻泣曰吾望子  
成名非以榮身吾母苦節將待子表章耳今遭此吾無  
望矣因大哭舟婦爲之墮淚仲馭推南園居焉明春僦  
急捕益嚴移居城外孫氏宅閉門對坐者浹月惟仲馭  
日暮拏小艇叩扉相視流涕而已三月左兵下黨禁少  
寬子甫能出未幾南京杭州次第失守六月三吳兵起  
所在揭竿仲馭亦聚衆蘆衢子家隨焉已兵潰仲馭將  
入新安取道震澤同志諸子有家者多從之行以八月  
十六抵震澤其夜月甚明橋上人吹簫度曲如故次早  
子偕諸子拏舟往問新安訊未及里許聞河中礮聲急

同遇吳鑑在赤脚流血揮子速轉曰死矣問誰死三仲  
馭死矣子舟已焚妻女已赴水矣子猶前行望見燒船  
煙燄不可近乃返同諸子投宿八都沈聖符宅初夜有  
人自市來言賊驅所掠舟穿市西去市中兒夾所邀截  
登屋擲瓦礫擊賊賊驚焉掠去男婦皆奪回今某所有  
大家婦要人往識子聞之復至市尋問所謂大家婦者  
非子妻也頃之有老人送一兒至倪氏宅子長子也云  
避兵於稻田中遇之間兒兒懵然不省久之乃曰初聞  
兵至毋爲吾兄弟更敝衣命遙拜關帝求佑併佑父無  
及難出橐中裝屬舟子認爲已子兵上船母抱小妹趨



忙後不知所往兵執予兩人上舡牽弟手予中道逸去  
不暇顧弟匿稻田中遇此翁送來因宿倪氏樓兒夢中  
啼呼曰頃見母抱妹手挽弟促我速去曰大難至矣子  
哭曰是必汝母弟妹皆已死矣事已至此又有何大難  
耶是夜星月皎然忽晦大雨如注天微明雨益甚子率  
兒冒雨往尋其屍河水平舡屍骸擗挂皆浮起無女屍  
回顧舡上所立處有蘆席覆一屍髮委數尺兩臂不能  
識面兒審視之哭曰母也母在舟中内外衣皆密紉謂  
子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子視其  
衣内外果一一紉真吾妻也已得仲馭屍及次子屍唯

小女昆不獲市人哀之有沈大行助予二金子復遇小  
婢市上鬻之八都沈君佐家託土人潘小江爲謀發殯  
諸坼上之普濟寺頸訖賊大至子攜兒踉蹌奔去一僕  
病不能從命之守柩僕竟被殺而予父子饑寒艱阻瀕  
死者數度無可往唯入閩耳每遇險妻夢中卽報兒知  
旣抵三衢子忽夢見之手持一槐枝示子有笑顏槐子  
滿枝子覺而喜曰槐者回也是示我以得回乎自此兒  
亦不復夢見矣入閩閩中當事列上三吳諸死事狀復  
邀卹典子在閩寄家訊同家人始知其死依子訊移謁  
普濟寺歸里改殮面色如生衣紉宛然也迄辛卯子回

始以甲午冬附葬先塋之右妻生於萬曆壬子年十月  
廿八日卯時歿於弘光乙酉年八月十七日申時享年  
三十有四有子二女一次子及女俱從妻死予在閩與  
前後七年妻以子故贈孺人再贈安人子官不足存故  
妻贈號不稱也妻有音量明於大義嫁時有奩田田上  
山言是吉穴卽推以葬先母未嘗齒及有德色初年田  
租聽先府君收妻祖泰峰公微有後言妻聽然曰爲物  
幾何供父母用慎勿語貽我羞也嘗見其臂有刀瘡癢  
問之終不言乳媪言是十歲母病篤時所割臂瘡也其  
至性如此白門與同鄉友比屋居其家有兄嫂不能給

每減餐以清其餓有急卽周之此人至今言及輒流涕云當子卹禍亡命時流離狼狽曾無幾微怨恨之色遇極危困時輒引古人高節爲解退而撫兩子雪涕縱橫傷子矢志又痛其母節之終不彰也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嘗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何以不死答曰求死不得耳妻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此語里人至今傳之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未抵震澤時泊舟汾湖妻憂甚知勢難保全亟勸子遠行剗兩兒頭舍爲僧已抱女沈諸湖子不可旣遇難後於兒骸

衣中得絕句一首有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欲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問之曰母作也藏兒襦中泣曰異時使汝父知我志耳至是果踐其言詩傳衡信間和者成帙朱君議澁序而梓之予在延平時鉛山徐君貞定示一冊閨變失其彙頃遇天都人士尙有能記憶者予哭妻有詩云震澤屍浮通市泣汾湖詩出萬人傳蓋謂此也妻既葬兒瀾祖以戊申年十月死於盜郡邑諱盜子頻年冤訟幾罹不測大仇未報子無以爲人嗚呼世豈有賢孝節烈如吾妻者二子一女及其身俱不獲死於衽席之上天道謂何子亦何以

爲情哉每欲序其死事本末以乞言于大君子握筆輒  
痛絕不盈數行而止今老矣不紀其實後世何傳焉眼  
眵燈炮拭淚而爲之狀

公兒瀝祖生卒紀略

兒以崇禎辛未年歲除前一日生子方在來園看梅蕊  
初綻先府君至語予曰汝婦已產得雄矣因乳名蕊生  
而孱弱出痘甚危既就塾讀書稍有資性遭賊亂奔竄  
失學不爲母所憐獨憐少子孺祺先府君每置膝上哀  
之歎曰星命合子平凶格將不良死已又曰五行與時  
推移豈往格可定哉舅氏穀祥翁亦以爲言府君棄世

時兒已九歲指曰慎過三十六歲已從予流寓白門弘光時遭黨禍隨母東來匿家吏部仲馭家予初亦憐少子及出見客皆曰長者勝雙眸炯炯也已讀左傳數十行輒背誦塞菴相公驚曰吾家默孫號神童視此子何以過之已三吳兵起合門遇難於震澤兒逸回與同收母弟屍相從入閩事詳子妻行狀中其冬授司李出閩赴吉安不得至回過長汀留兒吳繼在署中獨往閩補延平其秋延平破奔汀州汀州亦破兒不知所往予困閩山者三年戊子秋間道入寧贛州村中遇一友人金生云於丙戌冬在韶州劉遠生舟中見兒始知兒隨遠

生去粵也既抵端州急遣往尋頃刻間見所遣從一偉  
男子來拜于膝下卽兒也兒相失時年纔十五至是居  
然作健兒裝蓋兒從遠生兄弟新自湖南來舍館甫定  
而予適至父子重聚喜可知也久之念其舊聘方氏女  
存亡未審歸期莫定因更聘儀真王氏卜娶有日值粵  
敗王氏散失予與兒匿村中得免明年出嶺再入閩關  
寄居邵武寶蓮菴忽自歎其命薄亟思出家予不可習  
兩堂功課數日卽能隨衆飯依問西師受戒羯摩時聽  
其發誓予大驚曰若此則人事絕矣何以歸爲力阻之  
不聽私受戒牒繫胸腹間不令予知也歲盡歸里舟至



江口望見故山松楸予指令獨回語之曰我從此東去  
震澤載汝母櫬返葬耳兒抵家家人見其身形語音已  
變皆不識兒乃自稱其乳名合門驚喜問予所在告以  
故仲兄湘之曰汝母櫬子移回矣汝方氏婦守志以待  
汝歸每年我家給其衣食今早送冬衣汝婦翁有僕在  
此問其僕已聞信急奔報其家矣因迂予速返卽日爲  
兒完婚予自是以僧服匿影江村矣家素貧兒作客久  
不諳生計其婦復少中饋才數年益窘菽水皆出自稱  
貸予知之仍事遠游求以自給而其子女益衆費益煩  
丁未冬予自建寧回則產益挫貸負益積予大恨嘗罵

之惟涕泣而已明年冬予在石埭客舍方飯家人卒至報兒死驚問故曰殞於盜痛心幾絕兒貧至此盜胡以來而致殞耶予自聞娶徐氏婦歸居無屋昏寄書室所爲田間者門隅一小室窓臨野爲課孫處兒宿焉吾門內有不肖子疑徐氏厚積與盜謀從門隅室毀窓而進縛兒入內宅以劫徐氏備極刑炙無所得兒被縛在地頭已劈破緊閉目無一語徐氏盡室中有哀求兒生竟殺之傷哉予往石埭時謂兒曰入冬當移徐氏母入大宅以防暮夜兒曰室無有何防焉又嘗告以昔某遇盜識之斥其名罵遂被殺盜固不可識也兒死不開口疑

被執時識其人失言故欲後憶予言而始閉目已無救矣門內人爲之主者今其家已滅絕殆盡矣兒死後邑令胡必選密遣人賂予勿上聞當爲獲盜予不可因與予仇剖棺驗屍謂予誣盜以殺也慘哉旣獲盜獲賊皆不問坐以仇殺加兒不美之名臬司終知之曾其賄七千金卒如縣獄傷哉予老矣不能叫冤唯祈冥報耳追念兒之慘死當是夙孽今生寧有過耶死後見所受戒牒掛於內室幔鉤上豈褻瀆戒神得此報耶抑命令凶格果如先府君所言耶死時纔過二十六歲一年也聞兒之死合邑墮淚而予平生老友有氣力者未嘗出一

語助予稱冤予在石埭聞變石埭令素識兒始終無一字慰問尤可痛也兒在楚粵間與關中健兒伍躍馬墜傷於刀又從舟墮水浮出皆得不死端州日令學書指僵不能搦管屬方曼公爲做本日課習之未數月書成又教以五韻令習詩詩亦成篇抵家家兄輩教以舉子業亦不半年居然帖括但氣少弱耳予所撰易學示兒初不解久之告我曰向不解者今忽能解亦不苦費思索可怪也今存有問易堂私解數十條皆出予解外豈夙慧耶將歿數年前與同堂弟光夔跪佛前讀楞嚴經時時說生死事大若急於求了明者家本好客客至竭

力供給嘗有失路無歸者留之暑解帳寒脫絮已卽無  
帳禦蚊單覆以過冬矣于門內弟兄有緩急未嘗不周  
往往爲人所愚終亦不悔予初至家語曰田要少屋要  
小書要讀不要考已見諸子脫穎而出爲心動予責之  
曰不念我獨不念汝母之死乎遂止母歿時兒懵然如  
癡未嘗哭甲午冬母葬抱棺而哭淚盡繼以血又予在  
建寧病危作遺囑歸以示之哭爲目腫始知其有至性  
也爲人仁弱少氣概過於謹慎所作詩文頗有可觀終  
不自信不以示人示人者必假手於人嘗有贈石埭令  
一詩使事大謬予見而嗔責之嘿無以應亦終不言所

假之人死後其同學友人盡錄其橐寄予予然後始信  
向詩之果非出其手也從予歷患難人多憂畏故慎失  
於蔥讓失於懦初頗好修邊幅後益弛至露肘決踵凡  
作文作書皆始嚴整而後散漫吾以是每憂其不壽不  
謂其慘死也予出門預搜篋中文有一語犯時諱者卽  
藏弄與客語必諫戒再三勿多言予叱曰我固不會動  
須汝誨耶嗚呼孰知予以狂躁尙存汝以謙默竟如此  
死耶予在粵西遇亂時遣人覓王氏舟不得晝夜泣旣  
歸娶曾不齒及若諱言其事予頃於嘉禾遇王氏戚卞  
君言王氏一門俱死女名寶繡與其母薛氏因壻失終

日號泣相繼以死則寶繡固吾家婦也兒知之乎兒名  
灋祖字孝則生於崇禎辛未十二月申時死於戊申年  
十月二十四日亥時有三子長景次晟次冠冠以兒死  
一月前始生出爲孝章後三女長適方次適王幼者字  
左孫五人曰于施于旋于敷于旃景出曰于坊晟出孫  
女三人皆兒歿後予爲孫完婚生者殯十五年葬未有  
期予老矣技淚紀其大畧付諸孫知之